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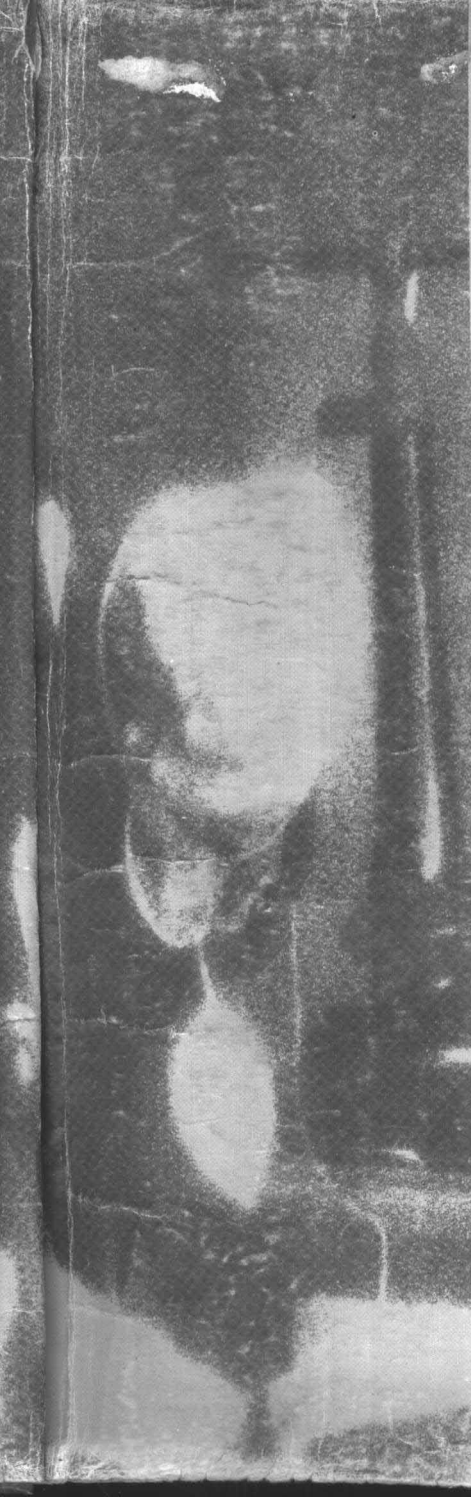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幕

香港

沈西城

著



幕 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幕/沈西城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ISBN 7-5014-1570-6

I. 血… I. 沈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285 号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1630

血 幕

林 荫 著

责任编辑:晓 潇

封面设计:章 雪

技术设计: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社 址: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 页:2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3.75

版 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编 号:ISBN7-5014-1570-6/I·612

印 数

定 价 2001-5000 册
21.00 元

沈 西 城 /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KA/58/07

内 容 提 要

沈西城是香港当代推理小说名家。本书收入他的《连环杀》和《血幕》两个长篇。小说均以世界四大名探为主角，尽管名探声震遐迩，但总有离奇而残忍的凶杀案在他们眼皮底下从容发生。

《连环杀》里四大名探应邀出席日本酒店业大王的侦探文学会议，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东道主倒地身亡。四大名探茫无头绪，一名以名探自居的青年挺身而出，表现出精湛的推理才能，但却不为蔡东龙探长赏识，就在两人争吵不休之际，酒店连环杀开始了。真凶是谁，让你手不释卷。

《血幕》中三大名探齐聚孤岛别墅，共悼名探包维。忽然不速之客接踵而至，而且血案迭现，其中不无戏耍名探之意。但魔高道更高，名探的推理之网精微缜密，疏而不漏，让人在山穷水尽处适时觅得幽踪曲径，舒解惬意于柳暗花明的推理胜境。

目 录

385 338 292 256 216 216 202 148 102 43 1 1

连环杀

不速之客

命案迭现

各持己见

天才推理

作茧自缚

血幕

包维二世

大发伟论

连环命案

沙滩奇案

施宇解谜

连环杀

不速之客

在日本,到底有多少侦探小说迷呢?
确实数字,目前还未知晓,少说也
过百万吧!

因此,在日本,好的侦探小说,不
管是正统派也好,社会派也好,都会有
不俗的销路,而那些侦探小说家,如松
本清张、森村诚一、赤川次郎和西村京
太郎,写作经年,都成了千万富翁,羨
煞旁人。

由于侦探小说迷众多,侦探小说迷
俱乐部因而应运而生,在日本各地设立,
数目之多,难以胜数。

这种侦探小说迷俱乐部,尽管组织

形式不同，目标只有一个，是研究侦探小说。

在这众多的侦探小说迷俱乐部当中，有一个叫“三M”的俱乐部。

“三M”的正式名称是“MEMBER OF MISTERY MANIA”。成立于三年前，在众多的同类性质组织中，属于比较新的俱乐部。

不过，比起其它的俱乐部，“三M”招收会员的规格就严谨得多。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申请入会者，必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侦探小说迷，换言之，他对侦探小说的爱好一定是要到达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不过，即使具备这个条件，也不一定能成为“三M”的正式会员。

由于条件严苛，到目前为止，还只得九名会员。

在这期间，前前后后，差不多有超过三百名侦探小说迷申请加入“三M”，却一一被拒。

根据“三M”的规章，会员名额是十名，换言之，尚欠一名才满额，可是在那三百名的申请者中，就偏偏挑选不出一个完全合乎条件的会员。

于是九名会员开会商议，一致决定除非出现了一个完全符合条件的超级侦探迷，否则宁可让仅余的一个名额长久地空着。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不可思议的，象“三M”那样严格挑选会员的侦探迷俱乐部，按理应该会令侦探迷望而却步，而事实并非如此，每天寄来应征最后一名会员的信件，多如雪花飘来，令“三M”的九个会员忙得不可开交。

正因条件严苛，所以九个会员亦以谨慎的心情来拆阅每封应征信件，对应征者所列出的每项资格，都进行了缜密的研究，这样自然要花费一大段时间，幸而九个会员都不是要靠工作才能生活的人，这才能好好地处理每天飞来的信件。

九个会员的职业、年龄都很悬殊。

先说会长江毅吧！今年六十二岁了，是日本著名的酒店业巨子，他的酒店网遍及世界各地，是世界有数的富豪。

江毅是中日混血儿，父亲江诚，早年到横滨经商，娶了一个日本女子妙子为妻，生下了独生儿子江毅。

江诚经营的本是日式旅店，到了江毅从瑞士学成归来，克效其裘，发扬光大，就把旅店变成了现代化的酒店。

江毅虽然是酒店业巨子，但在欧美的社会里，得以闻名的，却是他对侦探小说的研究。他写了几本关于“福尔摩斯研究”的书籍，迭有新创见，轰动了纽约的读书界，其中一本叫做“福尔摩斯隐居之谜”，更被《纽约时报》推上了书籍畅销榜。对一个中国人而言，这是难得的荣耀。

为了专心研究侦探小说，六十二岁的江毅早已把酒店董事长的职位让给了儿子江明接任，自己一手创办了“三M”，对侦探小说进行了锲而不舍的钻研。

江毅年纪虽大，保养得宜，身高五呎十吋，体重一百五十六磅，容貌端正，举止潇洒，与其说是一个酒店业巨子，不如说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更来得恰当。除了外形出众外，江毅的头脑也灵活得可以。

江毅正是头脑转得比常人快，因而看到那些不成器的侦探小说，就会发出苛刻的评语，有时甚至写成文章，登在报刊，作出了无情的批评。

因此在侦探小说界中，江毅是一个不大好惹的人物。

“三M”的基本开支与月刊的费用，全由江毅一个人负责。“三M”月刊的总编辑是三十八岁的大谷。

大谷这个人，跟江毅一样，是个怪人。他本来是一家私立大学的英语系讲师，由于本身耽溺侦探小说，在上课时，往往撇开讲义不讲，光说侦探小说的种种情节，甚至还发放自己对福尔摩斯等名探分析的讲义给学生，事情传到大学高层，提出警告，仍

是不肯悔改，最后，校长只好勒令大谷辞职。

江毅对大谷十分欣赏，常常公开赞扬他说：“象大谷先生那样热心于侦探小说的青年，如今实在太少了，如果能多一两个象大谷先生那样的人，日本的侦探小说肯定会攀上更大的高峰。”

于是就重金礼聘大谷主编“三M”侦探月刊。

至于其他七名会员，都是超级侦探迷，对侦探小说的热爱，绝不逊于江毅和大谷，不但读翻译本，对原著也有一定的了解能力。能读原著，是入会的其中一项条件。

日本人的英语能力，普遍低下，说不灵，看不懂。正是这个原因吧，“三M”到现在还不能找到它的第十名会员。有人曾经问江毅，既然日本的翻译风气这么盛行，世界上一流的侦探小说，差不多全已有了译本，那么能不能看原著，又有什么关系？

江毅的回答是不懂原文，有时会弄不清楚个中巧妙之处。

他举了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之一的《Y之悲剧》来作例子。

“《Y之悲剧》，是描写赫特家庭的悲剧，情节悬疑，伏线众多，而其中最令读者感到困惑的是赫特老夫人被人用曼陀罗琴杀死。为什么凶手不用其它凶器，偏用曼陀罗琴呢？这正是全书中最大的谜团，译成日文，绝对无法令读者完全明白，假定能看原著，对这个谜团便会了然于心了。”江毅作了这样的解释，提出疑问的人，自然无话可说。

“三M”每月有一趟例会。

日期是每月的十号。

本来，例会是定在每月十三号的，江毅对“十三号”这个不大吉祥的日子，也没有反对。

不过，根据酒店的营业规则，一般对“十三”这个数字，都存有芥蒂。

许多酒店，都没有十三楼之设，电梯过了十二楼，就是十四楼。

有些酒店执行得更彻底，连十三号房间也没有。

江毅经营的酒店，一直沿用这个规则，因此，当听到“三M”例会定期在十三号召开，江明就坚决地反对。

他说：“爸爸！你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是世界酒店业巨子，可是你自己主持的‘三M’例会，偏选在十三号召开，那不是教人家见笑吗？还有，这会对我们酒店声誉造成影响的。”

江毅想想，也是道理，就把例会改在十号举行。

通常，例会不会开一日便结束，与会的会员，个个兴致勃勃，争相发言，因而，往往会一开三天，到十三号才结束。

今年五月十日的例会，在帝国酒店的一个房间里隆重召开。

长长的餐桌，一共备了十张柚木厚垫椅子。虽然只有九名会员，但每个会员都渴望尽快会有第十名会员会出现。

可是由于众人的看法分歧，始终无法选到令全体九个会员都满意的第十名会员，于是，那第十个座位，到了五月例会的开始时，仍然空置着。

早上十点钟，九个会员全到齐了。男会员六名，女会员三名。

九个人进了房间，穿着整齐的女侍就为各人送上咖啡、奶茶、牛奶和糕点，之后，“功成身退”，把房门紧紧地关上。

江毅把弄着他那只心爱的古董烟斗，率先发言：“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国家会有新的名探出现，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望穿秋水哩！”

江毅口中的名探，有两重意思，一是侦探作家塑造出来的偶像人物，其二就是象麦昆、梅莱那样真正存在的侦探。

“我们的月刊，这两年以来，一直鼓吹作家塑造名探，可是看来效果不显，我……可真有点儿失望。”总编辑大谷悲戚地说。

他喝了一口咖啡，往下说：“到了现在，我已不是期望，简直是渴望了。如今年轻的侦探作家，到底在搞什么鬼？最近我看他们的作品，好辛苦才能咽得下去。能令我有印象的，只不过是情

节和技巧，至于侦探的形象和内心世界，犯人的动机，全付厥如，因此，我敢斗胆地说一句，年轻侦探作家所写的东西，只是形似而缺乏神采，令我们这些读者看过后，只觉得是一般报章上的追凶游戏，作者只是让我们看到小说中侦探追凶的经过，而完全疏忽了人物性格的描写。本来，追凶也是无可厚非的，却坏在往往看到一半，真相早已大白，根本不用再看下去，唉！这样又怎能称为侦探小说呢？”

说到这里，大谷情绪激动，右手握着拳头，轻轻在桌面上敲了一记，籍以抒发他对日本侦探小说的不满。

“不过，近日不是有不少年轻作家表示要塑造偶像名探吗？”说话的是大山银行的副经理笠井。

笠井今年四十岁，是标准的侦探小说迷，据说他上班的桌子上，必然放着一两本侦探小说，午膳时，别的职员出外吃饭，他就拿出便当，一面吃一面看小说。

为了要出席例会，他把自己的假期定在每月的十号至十三号。

“光说有什么用，那些年轻作家可有这个才能？”插口的是男性会员中年纪最轻的木山。

虽说最年轻，也有二十七岁了。他目前还是大学里的研究生。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奇情冒险小说对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单看题目，已知是煌煌巨著，不过并不获好评，教授只批了他个“B+”，令木山十分失望，于是就舍弃了奇情冒险小说，专注于侦探小说，岂料上了瘾，成为侦探小说的头号俘虏。

木山家境富裕，他可以不上课，不工作，埋首于侦探小说里，在三两年间，就成为了日本少有的侦探小说评论家。

木山站了起来：“总编辑常常叫我接触那些所谓新兴作家，听听他们的意见，可是每趟听了后，都叫我悲观和失望。尤其是那些在周刊里写小说的新派作家，更是叫人气馁，他们甚至连自己写过的侦探名字都忘了，象这种不负责任的作家，又怎能写出令

读者振奋的小说呢？我觉得他们真是枉称侦探作家。”

“这样说，是不是现代的作家太疏懒了呢？”说话的是女会员悦子。

悦子三十七岁，已婚，对姬丝蒂女士的作品最有研究。她三十岁过后，才去读英文，以求能懂原著。皇天不负有心人，三年后，她已能得偿所愿。她常说：“如果要我在丈夫和侦探小说之间作出选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悦子对侦探小说的迷恋，简直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悦子对侦探作家的评论，迅即引起了另一位女会员的共鸣。

“与其说是疏懒，倒不如说是没有才能好了。”说这句话的是女诗人兰子。

兰子是一个走在时代尖端的女人，头发染成红色，指甲涂着与头发相同颜色的指甲油，穿着一袭鹅黄色低胸短裙，两条光滑细致的大腿，毫无保留地露在空气里，发着炫目的光辉。没有人知道兰子的年龄，有人说她廿多岁，也有人说她已到四十，样子不算太美，但性感而又有魅力，是男人争逐的对象。

兰子喜欢诗，常常说：诗可以跟侦探小说混在一起，产生出更浪漫的侦探小说，她常用法文写诗，刊在诗月刊；另外她也用英文写侦探小说的评论，在文坛上有着不俗的声名。她常常论述比利时的梅莱，因为梅莱是她最崇拜的对象，那六呎三吋、重逾二百磅的体躯，令兰子着迷。

“有道理！”赞成兰子论调的是女大学生比吕子。她是最新加入的会员，不过，“三M”没有阶级观念，会员人人有权发表言论。

比吕子吞了口口水：“知易行难，要塑造一个侦探人物而又获得读者的全面接受，并不容易。”

“是不是社会的形势变了？”书店老板秋叶谨慎地问。

秋叶今年五十二岁，是年龄第二大的会员，身形微胖，头发稀疏，外表并不讨好，不过，对侦探小说的研究却是一等一的专

家，古今中外的名探生平事迹，全在他脑中，而各类悬案，他也可以一一说出，如数家珍，令人叹服。

“我想这并非原因。”木山说话了，“如果新作家真的有创造力，结合如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应该更能创造出魅力惊人的名探。”

“对对对！”大谷大声地同意，“我赞成木山兄的说法。”

“多木田先生！你有什么高论？”江毅问一直没发言的多木田。

多木田，今年三十五岁，在会员中，属于中年辈份。他的言行十分奇特，本身是一家咖啡店的老板，因为醉心于英国的包维，竟连外形也刻意模仿起他来，把头剃得光溜溜，嘴唇上留了包维式胡子，如果不细心看，还以为包维加入了“三M”呢！

多木田曾因服可卡因给抓到警署去，可幸分量不多，加上有江毅的担保，终获释放。现在，听说已不再吸可卡因了。

“我看如今日本不易再有新的名探出现了。名探必然是戏剧性地出现的，现在吗，左看右看，都没这种形势，也就是时机不合，真是时也命也！”多木田悲观地说。

“看来大家都不大看好将来的形势，唉！”江毅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不过，作为侦探小说的疯狂爱好者，我们总希望能有名探登场，对吗？”

“对！”所有会员一致地同意。

“我因而有一个提议。”江毅看了众人一眼，又说：“我想搞一个运动，这样大可满足读者的要求，又可以鼓励作家们努力写作。”江毅说。

“我们的杂志不是搞过许多运动了吗？”大谷这样一说，江毅就抬起头，制止他再说下去。

“对！我们曾经搞过，不过，那都是大型的批判运动，针对作家的弱点，进行了不留余地的批评，令不少作家对我们的杂志望而生畏，甚至有作家一收到我们的杂志，就干脆把它扔进字纸篓

里，这样的运动，我看根本没什么意思。”

“会长有什么高见？”大谷急急追问。

“我把四大名探请来日本，你们认为如何？”江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呀呀！这太好了！”多木田朗声叫。

“可是这……这有可能吗？”大谷狐疑地问。

江毅笑了笑：“如果没把握，我怎会说？不怕老实说，我早已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呢。”

“会长！你到底请了谁？”悦子双眼发亮。

江毅又笑了一下：“首先说美国吧，我请了麦昆先生！本来嘛，我是想请多乐利先生的，可惜他自杀死了，我总不能请一只鬼来吧！”

说到这里，其他八名会员都笑了起来。

“哈！会长可真幽默呢！”

江毅往下说：“没法子！我只好请麦昆先生。相信在座没有人反对吧？”

众人没作声，显然是同意了。

“其次是英国……”江毅还没说完，悦子已插口。

“最好是福尔摩斯。”

“对！我也想请他！可是那行吗？到哪里去找福尔摩斯？世界各地的荒岛，还是天堂？”江毅摊开双手，一派无奈地：“我无法找到他。”

虽然柯南道尔爵士不止一次地向外宣布福尔摩斯因年老体弱逝世了，天下间仍旧有不少人不相信这个事实。有不少人居然认为福尔摩斯是怕了世间带给他的麻烦，一个人离开了伦敦，隐居在一个不知名的荒岛里。

因此，到了现在，仍然有人在追踪福尔摩斯，悦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追随者。

“退而求次，我只好请一个如今仍活跃于侦探舞台上的名探……”

“包维先生？”八个人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对！我就是请了包维先生。”

“为什么不把马宝尔小姐也请来？”比吕子提出了质询。

江毅对这个质询，作出了这样的解答：“说得好！不过，我早就决定每个国家只请一个，如果英国多请了马宝尔小姐，那么，美国也得多请一个了，对吗？好了，还有比利时……”

“当然是梅莱！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诗人兰子立刻叫了起来。

“对！我真的是请了梅莱先生。至于另一个人选，我想过了几个国家。”江毅顿了顿：“就以日本的代表吧，本来就有金田一、明智小五郎、十津川，不过，这样做，人家会责怪我们太过小家子气，所以都不考虑了。”

“那么，你到底请了哪一个国家的代表？”比吕子问。

“香港地区的施宇先生。”江毅说：“施先生跟麦昆、包维、梅莱都很熟悉，最近还携手一连破了两宗大案……”

“是‘斗智威龙’和‘怪盗传奇’。”秋叶立刻插口。

“对！这样的人物，我们怎能舍弃？”江毅说。

“那么有答复了吗？”大谷关切地。

江毅伸手拍了拍大谷的肩：“没把握，我怎敢说？如果还没收到他们的答复，我好意思宣布吗？说了出来，不成事，岂不是让会员们大失所望，这种事，我不干！我看，我们寄给他们的杂志，真的起了作用，他们知道了日本有这样的侦探俱乐部，好想了解一下呢！”

“那么什么时候来？”大谷追问。

“今月二十号，我们在这里跟四大名探见面，然后座谈。之后，当然让四大名探上电视，接受访问。四大名探，魅力无穷，这可

以给新进作家无形的压力，让他们在作品里创造出比四大名探更聪明的名探。”江毅越说越兴奋。

“我赞成！”兰子第一个举起了手。

“对！这会刺激那些新作家。”大谷同意地。

“对！”秋叶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只可惜，我们这里还培养不出一个天才横溢的年轻侦探，如果有，跟四大名探比赛一下，那才过瘾呢！”大谷无限惋惜地。

“我也这样想。”江毅笑了笑：“然而也不过是空想，如果真有这样的天才侦探，我也不会请四大名探到日本来了，对吗？”

“那么，我们真的是空了一张椅子等待四大名探的来临吗？”笠井淡淡地问。

江毅说：“那有什么办法！除非这十天之内，突然冒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来。”

“我的看法有点跟笠井不同，”比吕子说：“我觉得空了一张椅子，反过来更添神秘感。”

“哦？”大谷怔了怔。

“我相信四大名探看到了那张空椅子，一定会追问原因，如果我们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严谨的会规所造成，我相信他们会更加尊重我们的俱乐部。”比吕子解释着。

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

江毅更是喜不自胜：“对对对！比吕子说得有理！空着就空着吧！”

各人发表了开场形式的意见后，便开始开会。

象往日一样，首先是评论四月一个月以内刊载在报章、杂志上的侦探小说。

这个四月，象样的作品一部也没有，大家胡乱地评了一下，便觉得兴致索然，话题又回到了那四大名探身上。

江毅对美国的麦昆情有独钟，不断夸奖他的才能。